

閒話陶淵明的桃花源

魏子雲

——寄何懷碩

懷碩吾兄：

當我從大作「苦澀的美感」中，尋出一些問題，準備與您閒聊，適巧您正為喜事奔忙。蜜月期中，即雙雙飛美。行前囑我通信討論，茲先把我們那天未能聊完的桃花源問題，提出我的淺見如下：

老實說，您寫的「桃花源」辨，有相當精闢的見地。您認為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，簡單說便是一個有『天下之心』的讀書人的政治理想在文學中的反映。」這句話，是可圈可點的結論。不過，要說陶淵明所記的那「桃花源」的世界，含有「政治理想」，恐未必是陶淵明寫作「桃花源」的心意。毋寧說那「桃花源」的世界，乃是歷經變亂的人，共同企求的一處避世之所。這一點，陶淵明在詩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。可惜讀「桃花源記」的人，往往忽略了詩，甚而有人不知有詩，想必您也忘了「記」以外還有「詩」吧？

在詩中，陶淵明一下筆就寫：「嬴氏亂天紀，賢者避其世。黃綺之商山，伊人亦云逝。」豈不是業已點明了這地方的「伊人」，一如黃綺等人之歸隱商山，同是為了「避世」。在結尾，還寫上了「借問遊方士，焉測塵囂外？」這兩句問話，意思就是問一問方外遊士，知否塵囂以外，還有像桃花源那樣的地方？如果有的話，他則「願言躡輕風，高舉尋吾契」。詩與記都已說明如何才能尋得他所理想出的「桃花源」，據以躲避亂世。他何嘗有「政治」的「理想」？正因為陶淵明的「桃花源」，並不是陶淵明的「政治理想」，自也無從與「理想國」或「烏托邦」相提併論。（過去我也這樣比擬，如今想想是錯了。）我倒同意您說「桃花源永是一個理想，一種渴望，」却不是「一個人類社會奮鬥的目標。」因為「人類社會的奮鬥目標，」怎會是一個無政府的

社會呢？怎會是一處與世隔絕的小天地呢？

至於「桃花源」這一塊地方，可以說它只是陶淵明所假想的一個理想世界。在記與詩中，都已明喻或暗喻得非常明白。您說的那「最後一句：『後遂無問津者』」，很值得回味。」誠然。這句話似有暗喻那「桃花源」，乃虛想而假設之地，不僅自劉子驥以來「無問津者」，且不可能有他以後的人去「問津」。像您我在千年後還在「問津」他的「桃花源」，自非陶淵明始料所及了。這些，都不是前人曾經想到的。同時，所謂「得其船便扶向路，」而又「處處誌之」，等到「太守遣人隨其往，尋向所誌，」則又「遂迷，不復得路。」這都是用的明喻手法，來否定他前面所寫的那「桃花源」，良非人間所有。詩的結尾，說得更明白，所謂「願言躋輕風，高舉尋吾契。」不是明說連他自己也在尋找那塊地方——桃花源嗎？兼且要去問詢方外游士，能否測尋到在塵囂以外，何處有那麼一塊地方？這些詩句，都已充分說明了「桃花源」只是他假想中的一處避世之所。雖說，在記中還假設了一位有名的時人劉驥之子驥，「聞之欣然規往」，自也是故意地偽託而假設。所以陶淵明給他下了一個結論：「未果，尋病終。」因為劉子驥是太原中人，去陶淵明作「桃花源記」的時候，已踰數十年，劉高士早已作古了。再說何以要把劉子驥假設進來呢？除了因為劉子驥是太元中葉在世的晉人，更由於劉氏本是一位愛好山林的高士，這是虛事實寫的手法。您認為「劉高士亦是一位為理想的追求而不惜殉身的人，值得紀念！」竟實看了陶淵明這一虛筆，可就錯得太遠了。

您不同意「桃花源記」是一篇「獨立性的作品」。這一點似乎無法令多數人同意。因為它在歷代文選中的獨立存在，早成事實，甚而祇知有記不知有詩的人甚多，這就是一個明證。至於您祇承認「桃花源記」是散文，不以爲它是小說。這觀念也值得商榷。雖說小說與散文的分野，不易劃分，然而小說應以人物爲主；塑造出人物生命形體的文學作品，舍劇本而外，自應屬於小說。像「桃花源記」中的那位武陵人，雖未具名姓，却已走出了文學天地，永生在人世之間。那一塊武陵桃源，雖塵世之間的地理無志，亦非仙家曾經步履，然而誰能否定了它是武陵所轄的「名勝」佳蹟呢？就像美國福克納在他的小說中，所創造的「雅克那派陶法郡」，已變成了密西西比的一個特郡一樣。從這一點來說，我們承認「桃花源記」是小說，似乎比否定它是小說，還要來

得有些吧！

無論記也好，詩也好，陶淵明所描寫的「桃花源」，都只是一塊理想中用來避亂的小天地，而非用以呈獻政治理想的大世界。因為陶淵明所企求的是「避世」之所，絕不是企求一個「治世」之地。所以他在記中說：「先世避秦時亂，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，不復出焉，遂與外人間隔。」詩中說得更明白，說明這些人不是「隱」者，所謂「伊人亦云逝」；又說「往跡浸復湮，來徑遂蕪廢。」這都明指的是一處可以隱遁亂世的小天地。想啊！具有「政治理想」的人，怎肯「遂與外人間隔」？焉甘「浸湮」「往跡」，「蕪廢」「來徑」？

後人每把「避世」的思想，歸諸於道家。實則，「天下有道則現，無道則隱，」也是儒家的觀念。不過儒家的隱，只是避「無道」之亂於一時。在明和之世，則不可忘君臣之義。故孔子有謂「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？……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」像「桃花源」中避秦亂的邑人，竟一隱數百年，固非孔子所謂的「賢者避世」之道，這又何嘗不是假借「嬴氏亂天紀」的暴政，隱括到當時的劉裕呢？（此說早有定論。）所謂「奇縱隱五百」，就是這一隱數百年的曉喻深意。「作為一個詩人，他寫出他能代表時代心聲的渴望與企盼；以其高超的文筆，描繪了一個正面的理想，為人生所追慕的目標，同時也就反面表示了他對時代黑暗的批判。」我認為為您這幾句話，確已道出了陶淵明寫作「桃花源」的心意。這一點，我們的看法是契合的。

說到張曉風的「武陵人」，我認為您寫的「矯情的武陵人」，也同樣地「矯情」。我認為您這篇文章，在觀點上錯看了「武陵人」所要表現的內容。第一，您認為「武陵人」誤解了「桃花源」，這豈不是矯情地非要「武陵人」去詮釋「桃花源」不可嗎？最好的「改編」，應是「再創造」；再創造才是改編者的成功要素之一，不一定非得忠於原作。所以我們對於「武陵人」的批評，應從它再創造的部分去入手分析，不必斤斤於「武陵人」的是否符合原作？第二，您認為「武陵人」劇中所標示的「天國」，只能屬於宗教的天國。這一點看法，與我不同。我則認為「武陵人」所標示的「天國」，也不是宗教（基督耶穌）的「天國」。這個戲我在演出中的十天之間，曾去觀賞了兩次，我認為張曉風並沒有在「武陵人」中，指示出基督的天國，才是人生所追求的天國。在實質上，他只是借用了陶淵明的「桃花源」與基督的「天國」，作為他的寫作題材，來呈現他對現

實人生的譏諷而已。這一點，您已懷疑到了。正如您所說的，「就是對於那個『天國』，『武陵人』一劇，也沒有詳細的描寫，深入的表現，只是極曖昧地道出一個空洞的概念來（所謂『第一等的美善』）。此外，我們只能從她對桃源的否定，從反面知道那個『天國』的含糊印象。即：不是『一種次等的幸福』；不是『一種仿製的天國』。不是『低劣的歡樂』。全劇所追求的『天國』，也就祇有這幾句台詞的表示。」這情事，我認為可能由於張曉風對於『天國』的信賴，並不堅實，甚至於說並不清楚，所以她未能標示出基督的天國，是怎樣的一種樂園。當然，更由於張曉風在寫『武陵人』時，感情中根本沒有基督的天國，儘管她在理念中吐出了不少『天國』的名詞，但『天國』的『名詞』，距離『天國』的『實地』，相差可是太遠了。

「武陵人」企圖否定陶淵明所意想的那種「桃源」生活，跟那位寫要「走出桃花源」的人，想法是一樣的，都對陶淵明的「桃花源」有所假託而已矣。要知道陶淵明的「桃花源」，只是虛擬，記與詩均已明說無隱。也就是您說的，它是「困乏痛苦之人生的幻想與寄託。」與宗教家虛擬的「天國」以及「極樂世界」類似。但陶淵明先生並沒有要人去迷信什麼，所以「桃花源」只是「困乏痛苦之人生的幻想與寄託」而已。陶淵明並沒有要人去追求「它」，在記中說的「後遂無問津者」，不是極肯定嗎？我在前面也曾說過，詩中說的「借問游方士，焉測塵囂外？願言躡輕風，高舉尋吾契。」不是明說連他自己也在尋找那塊地方嗎？

「武陵人」指摘「桃花源」的生活，是「次等的幸福」與「倣製的天國」，這一觀點，雖明責的是陶淵明的「桃花源」生活，實際上則是暗諷現實環境中的生活。所以我們要明白張曉風在「武陵人」中所否定的「桃源」生活，並不是陶淵明的「桃源」生活，而是借以諷喻我們現實空間中的生活。可惜她未能把她的否定，再另外肯定出一個可以鼓勵現實人生去追求的目標。因而使我們只能在「武陵人」中體受到譏諷，無從領略到生活的激發與啓示。根據這一看法，我認為「武陵人」不是一部好作品。我甚至認為張曉風對於基督的信仰，都還缺乏感情成分。這一點，留待下次我尋到「武陵人」劇本時，再進一步與您作長談。此頌

麗祺！